

## 【若有所思】

□陈冲

在中国,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是关于读书的话题挺多。话题之一,就是中国人读书太少。比如有一则稍早的报道称:“2011年,中国人人均读书4.3本,比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犹太人的64本少得多。”而新近有消息称:“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称,中国人人均读书量仅为1本,远低于人均64本的以色列。”这些数据的可靠程度,我无从判断,但它反映的中国人读书少的事实,我是相信的。而且,我这个想法还得到过一位官员的支持。我曾就这种数据向该官员求证,得到的答复是:那当然啦!他们没有那么多应酬嘛!他们喝的酒比我们少多啦!

中国人虽然读书少,但中国的读书节不少。到网上键入“读书节”百度一下,各种各样的读书节扑面而来。东莞的读书节已经举办到第九届,而山西省的首届

# 读书节和读书界

早年没那么多读书节的时候,确实有过一个读书界。要言之,该界人士就是那些纯粹出于爱好而读书的人,读得认真,亦常有会于心。

“职工读书节”刚刚启动。日期不详的报道显示,上海、南京的读书节分别办到了第十四、第五届,即使小到一个区、一个镇,也都不甘人后。一则报道称“记者从高埗镇文化部门获悉,该镇第九届读书节将于9月6日拉开帷幕”;另一则报道说“江宁区中小学读书节举行”,但没提是第几届。办了这么多读书节,产生了哪些效果呢?别的说不好,但有一点我能感觉到:中国没有读书界了。我无法论证其间因果关系,只能说这两件事是在相同的时间段里发生的。

读书界?“读书”还能成为一个“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提出的问题。是的,女生也晚,没赶上,早年没那么多读书节的时候,确实有过一个读书界。要言之,该界人士就是那些纯粹出于爱好而读书的人。读得认真,亦常有会于心,读到好书,觉得是一次享受,记

住这个作者,下次遇到他的书,还读;读到烂书,权当是一次消遣,也记住这个作者,下次遇到他的书,不读了。也就是说,他们虽然爱读书,但爱得很“盲目”,完全没有“明确的目的”,不为“前途”,也不为“钱途”,不为“黄金屋”,也不为“颜如玉”。所读之书,多与职业无关,更不读“励志”与“厚黑”。甚至也不是为了“提高素养”,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素养。一个“享受”,一个“消遣”,再没别的了。

而时下那些读书节,却都是有“主题”的。最不济的,也要标榜一下“好读书、读好书”之类,以显示它是“正能量”。当然,也有一些读书节会直接向你推荐一些好书,例如刚刚启动的某省首届职工读书节上,就有“省总工会向全省职工推荐两本精品图书作为读书节期间的职工必读书目”。而在高埗镇第九届

读书节上,“汇集以高埗为代表的展示东莞水乡民俗、习俗等内容的《风尚高埗——水乡民俗集萃》”一书,也将向读者首发。”这样的读书节,肯定是培育不出读书界的。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清晨。一位苏联纪录电影摄影师到莫斯科红场散步,偶然看到一位少女正坐在一条长椅上聚精会神地读着一本书,摄影师使用随身携带的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个瞬间。后来,这个镜头成了世界纪录影片中最珍贵的镜头之一,因为几个小时以前,德国军队已经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只是战争的消息此时还没有传到这里。在这个历史组合里,读书,就作为人类最美好的事物之一,成了代表真善美的标志。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曾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 【名家背影】

□刘亚伟

# 好老头汪曾祺

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最想说的一句话并不是“先生是一个小说大师”,而是“先生真是一个可爱的好老头儿”。

昨天整理书架,偶尔翻到汪曾祺先生亲笔题赠给我的《汪曾祺自选集》,引我回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师从汪曾祺先生时的一些往事。

1988年我入鲁迅文学院第一届作家研究生班读书,据说这个班是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提议,由北师大研究生院和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大多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这大概是王蒙“作家学者化”思路的一个尝试。

我们那一届的四十多个同学中,几乎囊括了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有潜力的青年作家。记得我们的班主任是北师大研究生院的院长童庆炳先生和鲁迅文学院的教务长周艾若先生,副班主任是北师大大学位处处长凌慧娟老师和鲁迅文学院的何振邦老师,当时的鲁迅文学院院长是深受人们敬仰的唐因老先生。先后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有冯立三、王愿坚、鲍昌、唐达成、张铤、李国文、林斤澜、汪曾祺、文怀沙、谢冕、季红真、孙津等等。后来学院给大家安排文学创作研究和实践的导师,我有幸拜在汪曾祺先生门下。

汪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仍握笔不辍,我等后辈不忍心多加打扰。加上我又是一种不太愿意攀援的性格,因此和先生接触机会并不多。师从先生的两年间,有几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且受益终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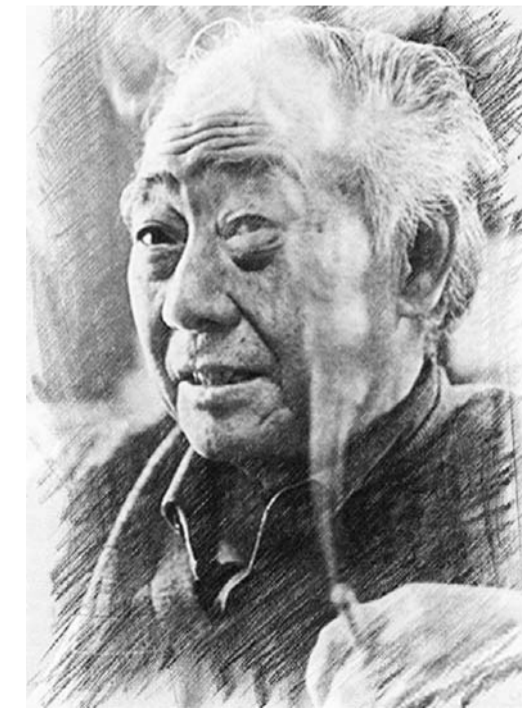
一次我交给先生作业,是我新写的一篇短篇

小说,先生给我打了89分,这个评价来自对文字一向精益求精的短篇小说大师汪老先生,让我受宠若惊。先生对我的那篇拙作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尤其是帮我给整篇文字重新划分了段落,虽然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自己重读时竟然产生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无论是节奏、叙述语调,还是阅读感受和心灵触动,都平添了一种原来没有的意味。我瞬间领悟了汪先生的小说分段艺术,这种艺术既来自文字的敏锐感觉,又来自叙述节奏的自信把握,更来自一种超然淡泊的生活态度。

另一次,汪先生给我们三个他负责指导的学生单独授课,说:你们年轻人写东西不妨华丽一些,把想象力尽量放开,恣肆酣畅一些,淋漓尽致一些,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所谓“标新立异二月花,删繁就简三秋树”,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平淡下来、简约下来。

汪先生当时住在北京崇文区蒲黄榆小区,生活极简朴,唯一的嗜好是酒,我每次登门拜访,最受先生欢迎的礼物是家乡出的孔府家酒。

先生言谈很幽默,记得有一次我陪家乡《时代文学》女编辑张东丽女士去先生家约稿,我为张女士做完介绍,刚刚坐下,只听先生笑曰:你们二位的名字有些意思。看着我们一脸愕然,先生接着说:东丽者,东方丽人也;亚伟者,亚洲伟人也。是不是?说罢,先生为自己的新发



汪曾祺先生旧照

现呵呵笑了起来。

敲响门铃,站在门外等先生开门时,听着先生“塔拉塔拉”一次比一次慢下来的脚步声,知道先生是真的老了,老得鞋子都抬不起来了。但是,当我面对着先生的时候,看见先生的眼睛仍是那么亮,炯炯有神,直透人的灵魂深处。

这些年几次想提起笔来为老师写点纪念文字,题目都定好了,《布衣汪曾祺》。这不仅是因为先生的目光一直面对着普通民众,作品的表现对象大都是民间人物,传达出先生

对这群人的同情、善良、平和、温婉的情怀,还因为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实践着一种布衣精神,无论是到小区的菜市场买菜,还是到邮局去领杂志社寄来的稿酬,他都能和人家聊得津津有味。所以熟悉他的人都喜欢喊他“老头儿”。

如今,先生已经走了16年了,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最想说的一句话并不是“先生是一个小说大师”,而是“先生真是一个可爱的好老头儿”。

(本文作者为作家、独立学者)

## 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 【蒹斋语语】

就我有限的视野来说,关于这首《月下独酌》,多有论者认为,既表现了李白的孤独,又表现了李白的旷达。我感到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旷达,就是人在遭遇挫折、困顿,乃至面对无奈的时候,能够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看得透,想得开,放得下。一个旷达的人,必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顺时应变,随遇而安。

素有非凡抱负的李白时在长安。他是带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喜到长安来的。但事实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有些人对他三道四,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缺少知心朋友,他感到落寞、苦闷、孤独,当是情理中事。

虽则如此,他哪里就会如同有的论者所说,似乎是经年累月一天到晚地苦闷落寞,又哪里会孤独到饮酒的时候连个朋友都没得去邀,只能邀请月亮和自己的影子,而且“孤独到了邀月与影那还不算,甚至于以后的岁月也休想找到共饮之人,所以只能与月光身影永远结游,并且相约在那遥远的上天仙境再见”,于是整个一首《月下独酌》所表现的,无非“由独而不独,由不独而独,再由独而不独的复杂情感”,“结尾两句,点尽了诗人

## 【蒹斋赏诗】

# 月应影随 得其乐

——读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于冠深

的踽踽凉凉之感”?

显而易见,这里,论者之所谓“孤独”,既指诗人只身独处的境遇,更指诗人孤单寂寞的内心感受。如果诗人的感受真是像论者所说,“独”固然是“独”,“不独”则不过是有月亮和影子相伴,其实也还是“独”。那么,请问:一个如此被孤独笼罩淹没的李白,还是旷达的李白吗?或曰,李白还算得上旷达吗?

我是宁可相信李白是旷达的。李白经常饮酒,不能想象每次饮酒都有朋友作陪。这一次月下独酌,不过是若干独酌中的一次。没有他人在座,不由忽发奇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高唱低吟,手舞足蹈,月应影随,兴高采烈。孔夫子说:“智者乐,仁者寿。”李白是旷达的智者。《月下独酌》乃是他自寻其乐、自得其乐的典型写照。此时此刻,他的落寞、苦闷、孤独,应该已经被抛去爪哇国了。

顺便说及,有人说:伟大的人物总是孤独的。我以为此论也值得商榷。在有些时候,伟大的人物是会感到孤独的,这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孤独的诱因或许不同。然则要说他们总是处于孤独之中,始终不能摆脱孤独之网的笼罩,怕就是臆测了。就算他们别无所求的话,至少还有思想、信念、道德、正义、事业、艺术等等与之作伴,或有着其中的一项、两项与之作伴。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说,伟大的人物即使不是比普通老百姓更少些孤独之感的话,也不会比普通老百姓更多些孤独之感。假如有好心人以自己的揣测为据,试图打破他们的所谓孤独,则未必不是打扰。

比照罗丹“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的说法,我说,生活中不是缺少为乐的资源,而是缺少发现为乐资源的眼睛。倘说李白的《月下独酌》对今天的我们也有其现实启迪意义的话,我以为就是应该像李白那样,以旷达的胸怀和智慧,善于在生活中自寻其乐和自得其乐。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著作)